

傷心人(一)

賢洋客



寫完了徐宗漢，打算寫別的人物，承張文生先生好意，陸續寄給我許多寶貴的資料，不能不把我的拙筆擱起先行登出他的大作，以表尊崇。他這次寫的是一篇「傷心人」，是一個不願意以姓名示人的匿名僑賢，更足使我們敬佩。傷心人爲中山望族，同

盟會老會員，與師復同師而最心折師復，他對於師復，不敢以友視之，直之師事之矣，故一舉一動，惟師復馬首是瞻，服務同盟會時，不願從精衛爲宣傳組，而隨師服（思復改名爲師服，前稿誤服爲復，特此更正，爲暗殺團，「再詳」後，甚至婚姻大事，亦聽命於師服，「因師服一言，而度着二十餘年獨身生活，今則綠葉成陰子滿枝，五度爲人丈夫矣，傷心人不背其師於生前，師死而後背之，其殆許子之流歟？亦傷心人白圭之玷也」，所以師復死後，他便獨善其身，長度寓公生活，但他

與新舊軍政，黨人，多宗舊交，在當時亦能公爾忘私，對於同胞，亦盡過一分力量，（再詳後）今則幡然一老，祇知掃雪門前，對於太史公「非公事不發誓」之戒，且不能守，謂之開倒車也可，謂之自惜毛羽亦可，因此頗熱革命黨故，前次師復一稿，資料多須自傷心人，文生每勸他執筆爲文，或爲國效力，他往往一笑置之，想傷心人別有懷抱，其牢騷抑鬱，無在不言中歟？

文寫該稿時，曾徵求他同意，但他切囑勿發表姓名，文故仍以傷心人稱之，蓋傷心人三字，係他前時筆名，今他久已絕筆，社會中不復知世上有傷心人，筆名久已掩却他真姓名矣，文生知之最深，曾與他同事，今又日夕與他會面，敢將他一生所作所爲，列舉之以充僑賢軼事。

（一）傷心人之家世：傷心人之若祖若父，係中山大地主，能文章，而高，曾，則不過一貧農耳，居中山五區前鄉，世業農，一日清晨，其高祖隆荷鋤牽牛，去田中作工，途遇老友某甲，甲年長於隆，而無子，其妻爲瓦礫，室中賸錢貨獨多，傾蓋時隆笑問甲曰：「春耕事忙，鄉中少壯，均有事於賦畝，老哥獨行踽踽，得毋賢者多勞，祇養老牛，不難斷送老頭皮也，何如分工合作，庶幾各盡所能。」張文生

傷心人(二)

驚洋客



甲聞言慨然對陸說：「我命不如人，比不，老哥福氣，老哥佔天之祐，階前蘭玉亭亭，有千萬事足，真南面王不易也，我則每生必女，舍間家賊四五人，一鄉間以女生外向，出嫁時要賠妝奩，宴戚友，富家女出閣，且墜以奩田，嫁後三年內女子一切所需——有並供給其婿，稱之爲嬌客，坤宅謂之下親家，乾宅爲上親家，下親家中應具姑爺房，姑爺床，姑爺被，及一切新婿到岳家，儼然以駙馬自居，其氣焰真不可一世，而過身外父氣之泰山嶺視之如螻蛄，而翁姑不察也。亦殊耐人厭，鄉中新婿滋味不可不嘗也，一笑！」仍由女家供給，誕生外孫，爲外父母者，又要多負一份外祖責任，產前產後之饋贈。新生

外孫之一切飲，食，起，居用具，甚至襁褓，涎巾，也應由外祖供應，其餘彌月也，週歲也，也有儀式舉行，外祖也要大解腰包，要俟其女生却男女外孫各一之後，才能逃避外祖責任，所以鄉中人生一女，視爲惡毒癩疽，詩所謂傾城傾國，似乎過甚其辭，傾家則在所不免，而爲之弟兄者，亦視姊妹爲讎仇，斯亦社會一惡現象也，移風易俗，責在達人，生男喜女勿悲，且看女大門，白居，殆有感而作。一但此種傷感家庭，百無一二，鄉人重男輕女，可爲女同胞一哭，因此鬻女者有之，溺女者有之，林一，直勉逃離申江時，曾棄一女，至今不知蹤跡，直勉引以爲憾，事詳直勉篇。政府不之禁，禁亦無從禁，鄉黨隣里，又莫敢非之，於是女小生命，犧牲於陋習之下者疊疊，人生不幸女兒身，世上誰言蜀道難，真欲放聲一哭也。一他日賠錢送賊事，不知費多少手續，且女賊是不易遣散的，天下之惡皆一也，我欲以鄰爲壑奈其鄰不甘爲壑何？（歧中語云：「長洲多老女，長大饑猪母，猪母不食老女肉，食完之後要洗口」哀哉！）

（張文生）

傷心人 (五)

張澤霖



香港掌故

陸為人是很誠實的，時時拂袖其長子阿雲同去出中作工，因回首指指阿雲對甲說：「老哥家中，做數千金，我則男多女少，以其所有，易以所無，是最好不過的辦法，我出沒兒子，是絕不吝惜的，但割愛整個兒子，似乎不近人情，我把亞雲割讓一半給你罷。」其實這句話是討便宜的，因為俗人稱婿為半子，陸欲娶甲女為媳，故以笑談出之，寧成固屬可喜，不成亦不意太難為情，斯亦求婚一種新花樣也。

甲得到陸求婚的表示，不勝喜形於色，含笑對陸說：「不敢請耳，為所親也，既蒙不棄，願結絲蘿，這是求之不得的，我的長女，與老哥時時見面，不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却步，年歲又與令郎不相上下，不至大相懸殊，我們親上加親，毋

須再經過手續，又毋須求神問卜，令郎又這真可以隨時隨地求同意，片言便可解決婚姻問題，想令公郎也不會反對吧。」

因含笑對雲說：「令尊翁欲作痴癡，還世兄了向平之願，但祇憑父母之命，近於強制執行，我們採取民主之風，開一次二頭會議，即席表決何如？」

當時雲是一位十六七歲青年，又係鄉間農家子，胆識當然比不上時下都市青年，祇有默默含羞，垂頭不語，甲急於遺嫁其女，認雲以誠默認表示贊同，遂轉移目標，莊重地對雲父亞陸說：「令郎婚事，老哥既提議於前，令郎又不反對，在我當然唯命是從，納采問名，固可俟之異日，指天噴臂，未免近於傳奇，我們祇老互換口中所抽針線捲烟，便完成訂婚手續，庶幾居兩行簡，又不至於太簡矣。」

陸遂以兩指捏着口中所含捲烟，陸軍地拱着雙手送給亞甲說：「承老親家不棄豚犬，袒腹東床，交換捲烟，我倆行一個間接的接吻禮罷。」從此婚事已定。手續之簡，前無古而後無今，其後陸族子孫指腹為婚，大姨夫作小姨夫。舊女婿為新女婿韻事疊出，中山人傳為笑談也。

四〇、(一、十九)

(張文生)



自阿梅與甲女訂婚之後，其父陳汝發日。沙田面積，加過擴大，中山五區湖水，近水為沙田，湖老農云：田以負郭田為最上，村心田次之，沙田最下。但沙田納稅少而收入有彈性，游資起來，田邊就是新大陸，加以田邊水寬的魚蝦，係從天外飛來，數目無可計算，所得的水錢。係半鹹淡水的，如金邊龍蝦，淡水大蝦，皆海鮮珍品，實價比鹹水或淡水魚類為高，八年抗戰期間，農民多朝魚晚肉，而工商界則為形勢所迫，我們一家廿餘口，得免於死亡，沙田之賜，所以投機的大地主，發發沙田，所謂天下大利，必歸於農，其殆指此。十年浩劫，原有田一畝者，不年變為三畝四畝，其擴張情形，有似香港填海，只要在新填海灘之外圍，加築一道石壘，原有田畝的面積，便比前擴張起來，不過壘堤填海，須輸入工，內地沙田的擴張，由於大自然的變化，所以內地的耕家，大地主，多係傾沙田起家，雖然春秋兩季，時有旱災，利源相連，仍然上算，現在前山八地子黃比，係黃淮輝的兒子，淮輝係前清海鹽大員，因觸犯高道而腰斬，他的八公子，以及中飽，係如假似換的一位耕田人，由他寫文章時，出筆相當超卓，文生曾在家伯處見他。也以當他是士頭士腦地做，後家伯介紹，經一度接談，才知他是讀書種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自人者知所警矣。俗人心理，以為這是未婚媳婦的福，對於梅妻，特加青睞，又以未入門媳婦，尚且能以夫家造福，婚後當更福更大，故垂涎的新翁，高至沸點有零，急為其子梅迎娶。從此舉族早婚，十餘歲而兒女成行者，比比皆是，梅又扭扭捏捏，逼逼兒女早婚，因此該族孤寡獨多，所幸族大多多，特設一冷社以濟孤寡。外嫁女之未婚者，每年亦例有恤金，但今日則為長房老婦，且其未亡人為一羣，深夜夢回，情難自已，從此族中多事，文生固不敢言，亦不忍言矣。此傷心人之所以目號傷心人歟？早婚之為害，一至於此，可慨也。(張文生)

梅夫人聰明勤敏，婚後更努力農桑，十數年後，居然五區首富，遂遷居於石岐，營大屋，畜奴僕，儼然一大家矣。但梅祇粗識之無，對於握算持籌，從未涉獵，所有來往收支，全賴管家黃某一人。一日鄉中佃人來歧交租，適黃某又出外未返，佃人在梅家守候，自朝至午，租金無人收受，當時通

傷心人（四）

緊洋客

行貨幣係白銀，攜帶交收，殊覺不便，間有用銀號憑單以代白銀，效用等於銀行的支票。但是少之又少，故佃人希望早獲重負，又值梅由室內來至庭前，梅的家業，係由財手屈足得來，對於衣著，絕不講究，多季時穿一件黑色土布棉襖，衣上油漬，斑駁成文，百結懸鵝，純然一傭人姿態，佃農亦以其為司閽也，率爾問梅說：「公公啊！我是由鄉間來交田租的，在這時候了中大，租金未有人接受，最好求你們老爺行個方便，早給收了租金，我便可早歸回去，我在附城，絕少親友，東道主是些回來的，請公公代我向你們老爺求情，賞賜恩典，早收租金，免得我勞碌無主。」

本來佃農所說的話，是很婉轉近情理，的，梅亦知佃人出於誤會，惟是白龍魚服，見困難且，把老爺作一僕人，為老爺者心中敢怒而不敢言，故擺出一副冰冷面孔，反身轉入內室。

當時梅的小師，見着這情形，俟梅步入中堂後，低聲對佃人說：「老表，（中山西鄉土話，以老表代老兄的）你來這裏交租，想是初次的。這裏的主人是誰，你也無從辨別，交收是很不便的，你方才對着他說話的老頭兒，就是這間的老爺了，你稱他為公公，是以主為僕，令他很難過的，你未免太粗心了。」

傷心人（五）

驚洋客

佃人說：「你們老爺既在傢裏，爲什麼還不收租？」



小廝說：「我們的老爺，什麼世情都很清楚。賺錢之多，更非別人所能，治家井井有條，全屋兒孫子侄，不下百數十人，無不視之若神聖，但他從無疾言厲色，所謂不怒而威，無爲而成，真是一位標準的家長，但是有一缺點，就是不懂算數的，而自奉之薄，亦未免太過，我們家裏收支有黃師爺，老爺是大人不親細事的，請多候些時罷。」

佃人聽到小廝說不識算術，心中甚輕鄙其人，不覺嚥口而出道：「好一位老爺，原來一隻蠢豬罷！」

梅時年雖老，但仍然耳聰目明，聽着佃人的詆毀，自愧又復自憐，及黃師爺回來，把田租收妥，梅笑問黃師爺說：「珠

算口訣中，有二一添作五一句，實在是什麼意思？」

黃師爺說：「一元分作兩份，每份應得五角小洋，所謂二一分作五也。」

梅聞言頓悟，從此把算帳作隨身寶，頃刻不離，不一月便能運千自如，他如幾歸幾除，問斤求兩等等，也能應諸應用，及後他匠心獨運，居然左手運算，右手執筆，所以梅孫子族，產生好幾位數理，化學，天文等人才，（聞他的第十六子，發明一種媚藥，純用中藥製成，其孫現懸壺爲西醫，亦發明多種新藥，正如止咽丹之類，文曾試用，確有奇效，老人恩物也）因此更定一家訓，內有一條係：凡梅族子孫，一概要讀雷識字，（在族中，選一學問修養湛深者，設塾家中，所擇的師，恰巧輩數較晚，他族中輩數，分爲仁，正，義，良，——輩數係昌字派的，而讀書的學生，是他的叔叔，撰作教訓時，苦難下手，老師與想大開，在戒方（老師打學生的方木，與弄法人的警木無異）上刻着「奉祖命」三字，所以無論叔叔，姑嫂，也可以隨意把頭作格敲。

傷心人（六）

繫洋客



（當時所教課程，不外四書，五經，制誥，上課時間，有在清晨五時天尚未曉的，上堂時燃着大紅燭，每逢五日一小課，十日一大課，課題分律詩，對聯，八股，經義等等，且把梅族子弟及親友的文章較好者，編為「壬辰文集」現存文生處，文會見傷心人之父忠，有一篇八股，題為「蓬萊學射於羿，靈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為己，於是殺羿」他用白描法寫成，不加渲染，反反覆復，所用不外二三十字，全文共千數百言，非常精警，誰謂八股中無好文章，至於傷心人兩喬梓的著作很多，詳下）因為管教之嚴，成績很好，科甲中雖無太史，但幸廉却有三人，當時稱為香山三光，稱其府第為錢門限，在昌字輩及立字輩，留學外國者很多，當時還得着一位欽賜洋學

人，亦盛事也。該老儒能教他人之子，但不能自教其子，據云：其子之放浪，石妓也是數一數二的，外室，情婦，屈指難數，又淫于賭，當時競存治罪，懸賭為厲禁，犯者拘留無赦，他竟與岐中世家子三二輩，聚賭於××第中，卒也拘留警局，老師為面子關係，寅錄出之，而同時拘留之汪氏子，仍寄押縣獄，邑報將新聞登出時，標題寫着「會××拍出，汪××單吊」亦可謂諷而虐矣。出獄後，老師一氣之下，昏厥多時，醒後命他跪在祖先神位前，老師對着祖先神牌位及其子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祖先知，打！」高聲一喝之後，把這位壞蛋哥兒（當時他已子孫滿堂，自命為風流二少，年不老而早婚也）打得半死，聞從此稍為收斂，後竟入道如素云，亦教子之別開生面者也。凡子弟之願入私塾者，就讀於老師，出就外傳者，所付學，雜，各費，無論多少，概由公家負責支給（但須有學校收條）畢業中學者，每年得津貼五百兩，大學一千兩，留學生一千五百兩，兒孫娶婦，一律要識珠算，所以雪個一辱之恥也。

四〇、二、廿二

（張文生）



傷心人(七)

警洋客

據傷心人云：「其母鄭與其父忠之婚姻，就是因此條家訓，延緩數年，以後家庭中，絕無溫暖之一日，因其母係鄭玉原先生女公子，當時富家小姐，是三步不出閨門的，那裏能通珠算，傷心人之祖父雲，因早婚而早夭，祖母茹苦守節，撫育二子成人，長子學孝廉，服務北京刑部爲主事，次媳人選，

以鄭四小姐爲最適宜，(文生曾以世姪名義，拜謁傷心人之母鄭太太——時年約三十餘歲——鄭氏體胖非常，玉環還比不上)。但因不通珠算，故未下聘，及傷心人祖母既死。其叔祖爲之主婚，舊事重提，鄭四小姐終歸傷心人之父，及嗣見之日，新婦要把算帳表演的，鄭四小姐自知，不敢獻醜，故婚後翌日同門時，留唐女家不返，但這是創聞的事，絕對行不通的，也是姑息慣的孤兒，公子哥心性，一發不可復收，竟於婚後三日，高賦小星，男女家各走極端，親家變爲冤家矣，後由世交作和事老，表演算帳時馬周虎虎，才了結這一場風波，但從此夫妻脫幅，同床異夢，結晶品「傷心人」之出生，實在經幾許艱辛出來，所以傷心人彌月

時，羌酌之輝煌，梅族俱未曾有，故中人至今盛讚不衰。四〇、二、廿四

傷心人的嬰兒時代

傷心人之母鄭四小姐，是一位癡肥女人(據云重量在百五十磅以外，粗眉大眼，中年時，終日不離藥爐茗碗的)據世人云：「癡肥女人，不是宜男相，而掌上可舞的趙飛燕，也是不能多生育的，所謂過猶不及，環肥燕瘦，可以傾國傾城。但伯之百子千孫，其非長環，我素也。凡多子的婦人的體格，一定是黃蜂腰，白肚，鴨腿身，湯包乳的，這種女人，可謂一產一產，生產能力，維持至四十九歲而不衰。一語云：「唔知醜生到四十九，這婦生那姑生兒，叔叔比姪還細小。」(張文生)

傷心人(八)

蘇洋客



師復之母鄭太夫人，就是與其嫡——劉亦宋之妻，第四小姐之妹——作生兒比賽的，至今該中人尚說羨不置。第四小姐，又與其夫忠——傷心人之父——是不睦的，才結婚便因表演珠算而鬧意見，所以同床異夢，多年也沒有結晶品製造出來，當時老前輩頭腦，非常頑固的，梅族又尙早婚，三十無兒便納妾，爲新婦者，若在兩足年之內，不能把肚皮弄得膨脹起來，翁姑便多方責難（但太早又笑爲不知羞，不幸生着一個先天未足的兒子出來，又翻騰沸，甚至疑爲來歷不明，當時醫學又不昌明，婦女又畏羞，檢驗無從檢驗，因之占脫輻，鬧

大爺上上……的……可……
合黃啓明氏，就是在洞房之夜，與其妻因調情而鬧着小小意見，因此與其夫人脫輻，經多年親友調停，而終身不能復合，我們青年新婚夫婦，要讀前車之戒，洞房調情時要小心一點，勿蹈黃氏覆轍，而抱終身之憾也，但他倆均是世家，珠聯璧合，真是一雙玉人，黃司令能武能文，翩翩一佳公子，與粗綽條武夫不同，有婦人聞大黃之名，以爲他是蜂目豺鷲，令人望而生畏，及在簾下偷窺，居然宛如處子，竟退而思單戀，且他又係一名武孝廉，當時彼中稱他爲大黃，係傷心人國術先生，與其弟二黃黃普明，武術爲全邑冠，至今彼，漢中人，陷津津樂道其打架軼事，而婚姻之波折如此——在所常有，所以有不樂家陋習，（但師服極端贊成，文生不敢加以評論矣）每於新婚後一二日，新婦便歸寧長居母家，每年時節如端午，重陽，冬至，年節，及翁姑，丈夫生辰，才歸夫家一行。（張文生）

傷心人（九）

警洋客



（在夫家留宿時，雖然夫婦同床——間有不同床者——但依然彼強此界，人各擁食而眠，新婦且携備刀剪自隨，丈夫不得問鼎。惟是不見所欲，其心不動者，容或有之，荷美色當前，而能不動綺念者，百無一二，若爲丈夫者不知自量，祿山之爪方，施刀橫斧，堅之刑立至，如欲尋幽探竅，比爐中取栗尤難，知機者其神，不如指頭兒告了消乏，還覺遲速如驚，俯仰由人，對愛人而作手淫，愛人反成禁，誤人誤己，望梅能止渴歟？吾欲搔首問天也。陸 蠡云：「節日翁也泊衣服，不然他娶我也寒，夫婦之值苦矣，可奈何！」翠霞又端回母家去了，且當中母家回夫家時，手帕交姊妹，爲窮神以防新婦與其夫性交，及新婦回母

家時窮神稍有變動，手帕姊妹便把新婦萬端凌辱，有因之而自殺者，若其夫係急色兒，解決性慾時不擇手段，借藥物以達目的，新婦一覺醒來，惹出家庭慘變，借夫將爲自殺場所，死後女家大開問罪之師，娘子軍聲勢洶洶，有如國人而噬，殺人毀物，家庭變作戰場，終一番搗亂之後，又向男家索賠償，不飽所欲訟事以興，滿清時代官僚，見着這種案件，就是生財之道，于是封屋拿人，爲夫者徒值一度歡娛，係要擲入獄，後事如何演變，則視乎當局者之手腕如何，若新婦頭腦稍清，不在夫家自殺，及翌日歸寧之後，從此雖年節慶典，絕跡不到夫家「一生一度一歡娛」，可以爲此寫照，但俗語云：「守清容易守寡難」，新婦既經一度歡娛，口味相當雋永，夢回金冷，不無陌頭柳色之思，同性戀既已飽嘗，（此係一種病徵，現已發明療治之法，見1951年1月PAGEANT雜誌，51-2-13，）異味當染于公之指，遠水難救近火，不如就地取材，性交與握手無殊，不外都是肉白相見（照幾何定律，時然無誤）。四〇二一六

傷心人(十)

歐陽雪



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急不暇擇，子羽即是子都，招之即來，主動權操之於我，技術如保不弱，不妨再四再三，技術苟不高明，可以隨時解僱。JADY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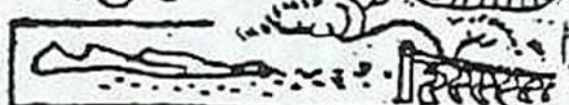
……私蓄所有，儘可養漢而有餘，抽銀彈以求LOVER，老夫也蠢蠢欲動，況少年乎？而名正言順之丈夫，居然貶人冷宮，新人遠勝舊人，野饕餮美於家食，不知原子作用，排骨可變肥婆，一旦肚皮膨脹起來，新婦榮歸故里，原夫欣聞一索有喜

，當然倒屣以迎，自以爲從此耳鬢厮磨，家中有一長期義務洩慾工具，（打油詩云：始終都係老婆好，伴睡終宵不要錢），而不知C.S.A.貨品，專向大陸推銷，謂他人子之謂何，經書固彰彰可攷，並非自我作俑，從此家庭之內，供養一高幹私娼，她則東家食而西家眠，太太居然有姨丈夫矣，男性中心時代，鬚眉福享齊人，今日女運當紅，女人也蓄面首，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天道好還，有是因必有是果，西藏素行多夫之制，華人視爲西天，唐玄奘千里奔波，無非求道，中土男女有別，徒見鴿媒爲災，背腫便是駱駝，見怪不怪之達人，可以易內而飲酒（見左傳齊慶封），中宗實爲天子，且爲皇后點鑪，（中宗與皇后同房州，私誓曰：「他日得見天日，當唯卿所欲爲」，點鑪踐故約也，見唐史）太太若係嫖母解茶，人將掩鼻而疾走，大公無私之英雄，無不尋與人同，門戶大開，看竹何須問主人也，從此家庭妓館，治作一爐，後事如何？真不堪聞問矣！（張文生）四〇・二、廿七

傷心人 (十一)

驚洋客

香港掌故



最率運者，丈夫爲美少年，又爲調情聖手，能於新婦時節歸來時一索得男，這時新婦，才真是一己的她，否則爲新婦者，寧以私蓄贖償夫家結婚時所費費用，使丈夫另賦小星，她便與手帕姊妹，組織所謂姑婆祠，行其所謂獨身主義，間有應心未泯，或爲美貌惡少，誘而成孕者，又雙雙逃之遠方，度其自由戀愛生活，舍正路而弗由，寧作私奔紅拂，女子雖養，夫子豈無所見而云然，離經叛道者，自欺欺人，自毀其家，自殺其身（因戀奸而殺夫者屈指難數也）自毀其名而已，孽由自作，與人無尤，可憐又不足憐矣。一說他命不如人，孤生獨死，若非老親家罪孽深重，報應及於女兒，便是新婦命薄如桃，

係一塊不毛之地，夫家祖宗福澤，也無福消受分毫，若是年復一年，先人而食，不能因是而斬，三姑六婆乘此弱點，興波作浪起來，新婦爲固寵，爲遺產起見，於是不擇手段，竟有所謂放膏的醜事發生（是新婦向外發展，借他人精力，充實自己肚皮，所謂以牛易馬，以呂易蘇，而內外充實之美少年，可以不患無妻，苟日新又日新，小登科可登百千萬次，但求身軀（秦始皇之假父，呂不韋之替身，甘嫺姬之後夫也，見秦史俾器也），可以一生非病不孤眠，故太太夜夜歡娛，把丈夫蒙在鼓裏。求子者知所鑒戒矣。

但梅族家規很嚴，家中男僕，不召呼少年，（文生嘗訪傷心人，時忠與傷心人并立，忠年已四十外，傷心人才二十餘，不知者以爲兩昆仲，蓋忠性樂大，不事家人生產，席豐履厚，取稱用宏，且得天獨厚，無而重聽，但能以目代耳，亦異人也）所謂女人湯丸，又能揮金如土，善作諸父。

傷心人 驚洋客

(十四)



依迷信心理。認爲係藉青女之福，故傷心人，姊未嫁時，忠系居着大福，私苦俱富。忠與弟四小姐均姑息之。因此驕縱成性，讀了多年迄無成就。事詳傷心人與其恩師段一。家後對姑，依然如舊。瑞珊，傷心人到訪其姊時，往往與之遊施於姑姐之間，幸其姑平易近人，家中又祇一姐一子，對之亦特殊姑息，可知娶富家女兒爲妻，未必幸福也。希望下次一矢中的，果然一二年間，傷心人便取願地了。

當時梅氏族人，驟得這個寧馨兒，當然珍同拱璧，提攜神護，愛惜逾恆。但婦人迷信，是無破除的，鄭四小姐又最傷心人不露，擬將撫育責任，委之他人。忠宅門，有一位鄭氏太太，她是一位富商，所生二女，又嫁得金龜婿，她的第三個兒子，因病後而失明，未幾又遭天

折。鄭氏與鄭四小姐，關係密切，是相當要好的。當傷心人未出世時，鄭劉氏笑對鄭四小姐說：「忠太太！你不久又請飲芽酌了，這是何等可喜的事啊！我現在已喪所天，肚皮沒有再脹的機會了，亡兄又舍我而去，兩女又嫁嫁兩邑，午夜夢回，深感形單影隻，我們既屬對門居，亡夫鄭氏，與太太母家同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姪兒，他日瓜熟蒂落時，不論以雌爲雄，我願效犬馬之勞，代你作養務保姆，在我則精神有所寄託，不至觸景傷情，在你毋須推乾就濕，省却哺乳煩惱。若說派一點，凡婦人欲多子，不宜以乳哺兒，蓋凡在哺乳時期，任你倆夫婦如何纏綿，以行房爲功課，而懷孕成份，是很低的，此係生理關係使然，蓋哺乳所用精力，用了全部十分之七，其餘三分精力，不足以供懷胎的需要，故當哺乳期間，性交實係可有可無，即使勉強去做，收效亦等於零，加以哺乳時期分心於性交，對嬰兒發生障礙，雖則嬰兒吸乳，爲母者覺快感非常，但此種工作，丈夫可代兒女之勞。」

傷心人 繫洋書

(十五)



工丙鏡的丈夫，吮乳技術，尤勝嬰兒十倍，其神妙價值，在於無左而吮右，擊東而擊西，不疾不徐，可暫可久，嬰兒祇求一飽，應止而苦，苦牽纏，竭澤而漁，其痛甚於敲骨吸髓，時而乳汁備藏已滿，嬰兒又飽食驚睡，掉頭不睡，我方急於發洩，彼輩置若罔聞，安比丈夫由我指揮，能補嬰兒所不及，由是疾，徐，久，暫，作息均勻，聽命老娘，必恭必謹，其樂有不可言喻者，唐張昌宗，張易之二人見知於武后，就因他兩人舌部構造特殊，武后是其工於享受之人，面首不可勝數，其對二張獨加青眼，祇因二張有吮乳舐痔之能，其後二張既跌，武后因而憂鬱，垂危時發誓語，大呼「還我張來」，蓋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武后生死繫於

二張，箇中情形，想必有巧奪天工之妙，其事見之唐朝秘史，特世人眼福不淺，亡夫歐陽頓多（傷心人有一部份歐陽（非淫書也特以聲明，以至人格——）數學，經學，正史，文學除外——）據云得之保婦，真奇書也，故傷心人歐陽室中有約云：「書可閱，不可借」以傷心人之慨，金篦且費士視之，何有於區區一卷，意其保存保婦手澤，藉以紀念其保婦歟？因而得知其法，對於侍奉殷勤，我是其中過來人，你不可不一嘗此種滋味，方知得未曾有，過來人不作諛言，你若使兒子吮乳他人，為母者只負生產責任，依照蜂王生活方式，則百子千孫，絕非異事，太太福氣大，家產多，你的先生，又渴望多生兒子，太太正宜努力製造國民，毋分心於哺乳，且哺乳係殊不雅觀的動作，回想我們在少女時期，十五六歲左右，胸部比前畧呈異狀，我們便多方掩護，束之唯恐不平，至親如生我之媽媽，亦不容見我乳的露山真面，及結婚之夕，我對多情夫婿，依然深藏若虛。（張文生）四〇．三．五

又歐陽頓多一人，倘使他人代勞，傷心

傷心人

歐陽

(十六)



後經夫婿幾許哀求，我始閉目含羞，任夫婿解除束縛，夫婿時曾戲占打油詩一首，我以其語淺白，惜未句近於哀婉，頗感不意竟成詩，故至今猶能記憶，語

貴吉祥，出言不可不慎。他當時淺笑對我曰：「機機眼眼一座山，兩峰高雙翼非凡，中間一段平闊地，正穴原來在此間。」我爲人是最怕駭嚇的，當他的手在我身上下輕移時，我全身已恍如中電，加以發言該語有礙，令我思慮不靜，不覺爲之躍然，他當我一笑之餘，便乘空進攻，我便無條件投降，失却防守能力矣。至今思之，猶覺便宜了他一著，使我當時鼓其餘勇，至今還是金剛不壞身，及後他習以爲常，遂謂我爲製造嬰兒工具，於是一男一女，接踵而來，我的乳房，由是一變而爲大葫蘆矣，我唯見時爲掩護計，曾製一雙新裝，其制係在腋止，與雙乳相連部分，附一小

孔，大小配合乳頭，四周纏着五彩重瓣大花，露乳哺兒時，露出者祇係乳頭一部分，即使爲人所見，亦誤以乳頭爲花蕊，嬰兒飲乳時，則全部爲嬰兒之頭所掩，雖覺有亦無所可乘，露乳部最能動人，但願受感動者祇係自己的丈夫，故婦人乳部，祇丈夫有親視的專利權，他人不得加以一瞥，孔聖所謂非禮勿視，露乳亦屬此範圍，守禮君子之目不邪視，所以自檢也，至若鄉中鄉愚，隨時隨地披衿露乳，以一己之雙峰示人，視爲陳列樣本，非治客誨淫之蕩婦，卽爲粗鄙之野人，太太爲貴族夫人，又具玉環身段，動人肉感，我見過幾萬一輕薄少年，對你作新穎平視，則不輕示人之秘，竟任狂且一覽無遺，此種重大損失，何所取償，不如以哺乳之責，交由乳媼任之，其餘一切一切，我願相負全責，如此方無損於少奶奶身份，而對於生育亦裨益不少矣。(未完)(張文生)

昨日之稿係第「十七」續，今日之稿係第「十六」續，先後倒置，請讀者分別觀之。

昨稿第十一行「傷心人出世之後」，出字誤植法字。五〇二七

傷心人

歐陽雲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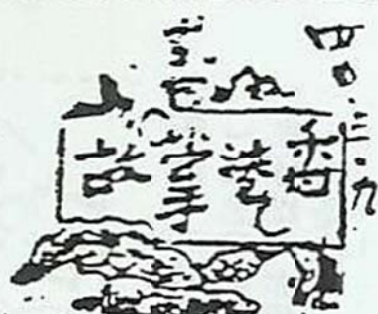


鄭四小姐對於前次兒女夭折，已生戒心，又深服鄭劉氏高論，又自知身軀羸弱，既有人肯任義務保姆，任保姆者，又係同姓富孀，以前又有着深厚交情，想必不負所託，她既毛遂自薦，自己變得卸却仔肩，於是便成口頭上協定，所以傷心人去世之後，推乾就濕之勞，概由鄭劉太夫人負責，鄭劉氏是很溺愛傷心人的，由嬰兒至九歲，終日不離懷抱，據傷心人云：他在嬰兒時代，性情是相當穩重的，他出生係在光緒十八年（民國前二十年）是年石岐雨雹，他每日廿二小時內，啼哭時間很多，往往終宵不肯安睡，又要人雙手抱，在屋中四邊巡行，抱負者靜立片時，他又哭聲大作，所抱的人，

又使他人代勞，傷心人便啼哭不止，鄭劉氏是一位體足婦人，雨雹時天氣特別寒冷，纏足婦人，以足行路，是不能持久的，若以膝代足，所謂膝行——則終夜可以巡迴不倦，幸梅族地大物博，所以特闢一所廣入育嬰室，地上蓋着地板，地板上鋪着溫厚地毯，鄭劉氏及助手一二人，終夜抱着傷心人，在室中巡迴，俟傷心人熟睡時，鄭劉氏仍不辭勞苦，十數年如一日，及鄭劉氏去世時，還將遺產二萬餘金，贈給傷心人，傷心人爲紀念其保姆計，在港辦一義學，學額限收五十名，每年祇收二元學費，後來擴充中學，得林國佩校長，蔡廷楷軍長，二天堂章少伯先生……等助力，分校遍設港九，澳門，廣州，在任何一校繳費之後，即居到有分校的地區，可以入分校讀書，不再交費，又肯犧牲金錢，每年將家中收入田租，萬數千金，一概撥入公款，個人又自奉甚薄，但購置圖書儀器，典質亦無吝色，并規定將每月收入總額，十分之二，添置書籍，月中經常費不敷，由他另出辦法。

傷心人(十八)

張文生



傷心人的第
太太，私蓄如數，
結婚三十餘年，把
夫人引到香，用得
一頁重人死家正。

傷心人，比之販毒機關，娼寮妓館，有過之
無不及！若如不信，請舉一二焉：校中
合作社之設，本為利便學生，又以減輕學
父負擔，但校中校部，事務繁瑣，比對店
還高，資料比書店更難，學生之愛好精美
而懶校部價高貨劣者，偶用部部留作，教
師加以處分，又不為他開，因此每月文房
用具，所耗與學費等重，青年貧窮，校
強，雖能不食不食，學校當局投其所好，
合作社之抽條，小點，汽水，雪糕，他如
鹹水鹹魚，與甜辣菜，陳列得光怪陸離，

香煙有勞，糖果，餅乾，有手排餅乾，
凡可供口腹，快意，願者，無不應有盡有，
學生遂為其無識，而家境多相格而承，
連賬項者，合作社又開方便之門，儘可
任便取携，貨項月一結，在繳學費時一
併繳交，左右望以網小利，設陷阱以陷青
年，棄給與之坑，不是過也。
校中圖書室之設，供給學生精神食糧
，校中經費項中，例有圖書費一項在內，
但收費與收發，而圖書室正項，不及其
所百分之二十，所藏圖書，則為一八零零
年之外國舊月報，封正光彩奪目，居然巨
紙三張，其中所載者何？告白乎？時評乎
？學生對於英文僅涉皮毛，反以冒外語
版典籍，若係英文學校，則以已飽覽，
百孔千瘡之殘裝充塞，若使賴以教養見
之，必至哈哈大笑，不至於自殺矣。
報紙則訂一份小報，有黃色色素
者，更表歡迎，惟恐其色素之不深，誘惑
力之不大，據云：「學生一人情網，頑皮
，頂者且喪氣垂頭，學校正思管理之難，
黃色報紙一張，勝於任何催眠術，從此學
校秩序，自然井井有條，訓導處花落訟庭
，不必為學生作裁判官矣。」

(未完) (張文生)

傷心人

報海洋客

四〇三十一

（十九）



而合作社中，又有連環圖出租出賣，圖書館中圖書愈少，合作社之連環圖租費愈多，多購圖書，是學校之自訂政策，智者，得不為也。有暇參觀學校合作社，有如百貨商場，除元寶與棺木外，還是凡百俱備，現代學生舒適生活，真前無古而後無今，我們創設百貨公司，常向學校合作社看齊，不學無術，不成爲學商也。

但學校當局，仍然未足於心，蓋未達專利慾望也，於是高呼改良訓導，於學校生出入孔道，使鐵將軍守之，門不得隨意出入，一人之役，便是候門似海，不祇難即陌路，小販也要絕緣，與小民爭利，

爲新母乃商賈化乎，從此學生適宜，更都示流出校外，設會計師爲合作社稅，納稅數目，則必相當重人，薄之孔道，桑弘羊，在九京中，亦莫後生可畏也，眞覺懷古今矣。

學校爲實踐改良訓導口號，佈告牌上，貼出第一號佈告云：「爲佈告事，照得學校爲學子潛修之地，學子爲學校潛修之人，修而不潛，修而不修矣，本處爲加緊管教密起見，凡學生到校之後，寸步不許外出，走讀學生，限於上課前二小時到校，遲到者初犯記缺點，再犯記小過，三犯記大過，三大過後，便取銷學籍，并登報宣布罪狀，通函中外各校，永久不准該犯生報名投考，屏諸二十八宿之外，佈告後，即日發生效力，切實執行，絕不寬貸，所有校內教，職員，工，均負檢舉之責，以防疏忽，而維校風，嗣報告發者，本校賞給獎章，以示尊崇，切切，遵，毋違特示。△年△月△日。△△大學暨附中附小幼稚園訓導處啓。」

傷心人 繫祥雲

(廿)



於學校門處，又貼上四言韻文佈告一張，文曰：學校聖地，人人可進，既入之後，出受查問，校門之內，將軍阻攔，新鬼邪，永無禍患。校有校區，蓬鬆不厭，羣花折柳，笑容滿面，又有水廁，解決大便，若患飢渴，惟我是問，合作社中，有素有飯，欲食西餐，牛排時便，叫雞割貓，校園包辦，四興二雜，既具既井，不假外求，學校供應，安居樂業，樂始狂言，早來喜歸，宵夜

男女通近，一談談過，小心謹慎，道謝後，本報似通非通之佈告一貼出，僅三數天，學校校譽日隆，聞風而來報名者踵相接，由別校而轉學者人山人海，標準學校之名，不脛而走，教部特頒獎狀，題贈「教育魚龍」，各校仰慕盛名，個個觀光取法，於是請求參觀函件，有如雪片飛來，顯露名流之贈捐校具，獎學金，免費學額，儀器圖書者，爭先恐後，均以掛名為該校校董為榮，而校長則驟然變為私，居然富比王侯矣。四。三。十一。他如校衣之收受回佣，旅行費之虛浮報消，賣花之從中中飽，其餘學生潛衣也，理髮也，患病時之延醫配藥也，凡由學校經手事件，例有佣金送來，遲交學費者，又加收幾分之幾，財源滾滾，有如鴻地水銀，任何托辣斯無此偉業，現因無惡處，誰言百無一用是醫生？吾書至此，離



傷心人因其父忠的關係，以交結世交，又很高明，向人求助，是很少不達目的。

（其父忠為漢口茶商，又以小孟營目居，揮金如土，事見前）故其為人眼大如笑，能容而不可量其。錄其寸果，不肯為亦不附為，所幸祖白，歸財，無不可告人之。無別印難封之行，總計他歷年辦學的意外收入，不下數十萬元，（但亦隨手揮霍，亦云：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無所惜，亦云：一往引玉拋磚，收接竟出預算之外，至其結交富貴手法之獨到，下之機變，則其更甚於前，解衣，在所不吝，校中之事務，務務，保前中藥醫院司理，年少多才，信賞必罰，港中藥商林福慶先生亦深折其為人，凡事當機立斷，親如父子，絕不徇情，人私之為指天板，富於中英文書畫而有辦才，嘗於其宗親會中，侃侃而談，座中父老，莫不拈髯微笑，傷心人其意親，以姻親關係，得其助力不少，惟在校服務未幾而亡，年僅一十有八，傷心人痛之痛矣，經年後，不復哀榮，但傷心人受此打擊，與祖相繼，故校因此不復如前整頓云，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不誣也。一席中夜夜也，傷心人用之，如身使臂，臂使指，其操縱手法，相當高明，現在仍老而不衰，以六十老翁，能「工作日夜不絕，亦健矣，遇事指揮如意而喜極驚泣，人方獲其得犬，不其所傷心，其實傷心何？想必有一終身不謂忘之慘痛事也。一可謂知人善任，傷心人殆治世能臣，假世奸雄之流歟？未完（張文生）

傷心人 緊洋客



據云：一九三三年度上學期，學生欠學費者，不下二千餘金，傷心人絕不追討，其生財大進，另有一套絕妙文章，其實傷心人生財之法，不外以身作則，化私為公，既有鄭劉氏遺產二萬餘元為基金（在民國前三年，二萬元亦頗可觀），他又將他每年不動產租金萬餘元，撥作經常費，又得秘書林澤蒼（東華醫院司理）之力，得交林震長國佩先生，并聘國佩先生為校董，林君為陳維周先生姻親，皆於歲時來港一行，傷心人留他在港渡歲，一日兩人行經東華醫院，及孔聖藥房門前，見執照入學考人山人海，林君問傷心人：「傷心人曰：『港中貧民甚多，多，他們終年與農不繼，那裏有餘錢讀書，如以但女子讀書，出產亦又相當大，外以身作則，化私為公，既有鄭劉氏遺產二萬餘元為基金（在民國前三年，二萬元亦頗可觀），他又將他每年不動產租金萬餘元，撥作經常費，又得秘書林澤蒼（東華醫院司理）之力，得交林震長國佩先生，并聘國佩先生為校董，林君為陳維周先生姻親，皆於歲時來港一行，傷心人留他在港渡歲，一日兩人行經東華醫院，及孔聖藥房門前，見執照入學考人山人海，林君問傷心人：「傷心人曰：『港中貧民甚多，多，他們終年與農不繼，那裏有餘錢讀書，如以但女子讀書，出產亦又相當大，

據有經驗者云：貧苦人家，生產力特強，因他沒辦法向外發展一也；努力者身體特強，條件堅壯，二也；他倆因肉之數時，必一戰成功，三也；且用品又與德國貨無異，堅實耐用，與美貨，日貨不同，價材實料也。惜能生而不能教養，結果也等於零，什係生理學家之言，非一與之實者兩其足，附之舌者去其翼一也。伯道無兒者，須同下場去，可免獨夫之痛矣。一。如貧人多子，便難顧，港中托兒所，是要收費的，故，若遺其，人出身來作工，港中東華醫院及孔聖會所辦學費很多，熱心辦學者，可捐資委託代辦，所辦學費，以捐款人之名，故前港中義學招牌，寫蔣△△義學，毛△△義學，曷日皆是，經日人洗禮後，則跡矣，三代之下，無不好名，此古今人之分也，但當時義學雖多，仍然僧多粥薄，僧執照以次去取，林國佩區之則然，應切地對傷心人說：『貴校既屬義學，何以祇收學費，而不收學費，當仁不讓，多，他們終年與農不繼，那裏有餘錢讀書，如以但女子讀書，出產亦又相當大，類之謂何？何可人以不度也。』

傷心人

緊洋客

(廿三)



傷心人曰：「敝校之成立，祇賴劉氏遺產二萬餘元，今開辦已十餘年，基金已將耗盡，我寒士也，安敢好大喜功，故量力而為，祇盡一分棉薄，若得熱心如先生者助力，當然盡量收容，奈孤掌難鳴，故祇安於小就，並非自居吾國，使貧僑流浪街頭，先生既胞與為懷，還望宏施法雨，」（因國佩為香港紅萬字會會長）林以言出於己，不詭自食其言，魯欣然對曰：「貴校現在每月常費幾何？多收一班，約增多少常費？」傷心人曰：「現在每月常費三百元，多收學生一倍，經費共需六百。」林曰：「每月增加三百之數，由我負責代辦，但一人之力無多，凡事家繁易舉，我當代你徵求三數有力校董，庶可持

久而速成。現在招生時期，救濟失學，如不容緩。我們問校董，立即着手招生，經費一層，不憂無着落也。」——據傷心人云：「國佩自奉甚嚴，終年不用肥皂，他於林氏宗親會中，與國佩討論老子道德經，一語接談之後，把整個國佩，說得神飛色舞，穩立立案，是國佩之力，但港正校反不在僑務委員會立案，他與教次段錫朋僑委及陳海人交情很好的，但不受兩人勸導，據云：在港受教育司之寬容管轄，已覺嫌煩，出人公門，老夫苦於盤折，兩姑之間，難為婦，我生骨大頭菜也，何必多吃苦頭？」

不料啓事登僅數天，報名來學者九百餘人，校門前擠擁情形，與在東華醫院所見者無異，蓋該校無須繳照片，無須執照定去取，貧民取易不取難，又見報登載傷心人爲校長，樂於趨附，蓋傷心人與三山九岳人物，也很好感的，租人之夥人，苟不信任，則分毫不通融，雖清貧也疑你偷食，設使他信服你，雖命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傷心人既得此登信仰，故聞風而來者，更多。（張文生）四〇三十四

傷心人

傷心人

新嘉坡

富有銀號主人，並中英、法、葡、拉

丁文字、傷心人恩師也。金相帆、友金年

(廿四)



傷心人，因此後悔不迭，未遇，因此後悔不迭，有來者不拒，一律代為報名，將每年收費二元，改為月收一元，堂費，在堅道租賃民房五幢，深水埗四層

黃光炬先生，幸蒙主係和發成，循道會，用外交手腕，得業主格外通融，免租，減租，對於傷心人辦學，助力不少，開學之日，國佩亦沾沾發笑，但學生人數九百，應編為十八級（當時制度，五十人一級）每月經費，須二千元以外，統計傷心人公私所入，一鄉間田租外，他還兼十餘校教席，盡數以辦校，每月不過千五六金，不敷之數，向在千元左右，幸得國佩先生盡力，得陳伯南、陳維周、蔡廷楷、孫哲生、伍藩……等同意為校董，而傷心人之師尤烈，馬君武、葉夏聲、陸憲明、澳

少伯（二天堂主人已故）、鄭亮伯（奧和百貨公司主人）、陳聖柱（名西醫任該校校醫）、徐漢屏（名醫，學貫中西，儒醫也，醫德甚好，好學不倦）、雷通望（美、日公費留學、任中大、民大、廣大教授）、梁冰絃（名教育家，老新聞界）、劉石心（廣州社會局長，上海世界書局經理，留法學社）、林癸生（前金銀銀行場主席）、盤珠新（西大副校長）、林蕭田（崇正會副會長）、羅恩祿神父（意大利人）、羅偉庭（港殷商）、陳樹人、李任潮、黃廣慶（東亞藥房）、林澤蒼（東華醫院司理，兼任該校英文秘書）等亦同意加入，當時陣容之盛，在港僑校中，是不可多得的，校中題字，名貴家題贊，琳瑯滿目，趙少昂徐鼎鴻之贈寶，伍番贈「端景錄直表，茂實偶英聲」，盤珠祈之四屏，梁冰絃先生所題「明日之教育」，君武夫子所題之「文行忠信」校訓，傷心人愛之，比生命尤為重要，香港淪陷時，偶一談及，傷心人不惜萬有文庫，而惜君武、冰絃二人贈贈，至今尤有餘恨，盤傷心人對於新，習，文學，字畫，有奇癖

傷心人 緊洋客

(廿五)



但他的字，費俱劣——人號之爲M山，蓋他所繪之山，形如英字M，樹似P，而字則糊裏糊塗，以前投稿華僑，南強時（時李冠西在華僑服務）手民見他來稿，莫不蹙眉蹙額，傷心人常以字餐，不及人爲憾，亦傷心人傷心事之一云——朋輩與他談天時，他時時對人說：「寫文章不難，而寫字實難，我能爲秘書而不能爲書記，文章材料很多，俯拾即是，凡村夫愚婦，漁婦淫娃，流氓地痞，所有一言一動，均可收爲題材，且爲絕好資料，比之B.A.，D.C.哲人，實遜之實行，尤爲真誠動人，若能收入筆底，繪影繪聲寫出來，把整個社會情形，暴露無遺，善者以勸，惡者以懲，庶幾有益世道，小品文則則浪笑傲，不妨盡量談諧，故

他所寫文章，流於放蕩不羈，言行亦復如是，人稱之爲傷心人，文生則號之爲狂士，但此種態度，是不容於世的，他施教亦復如是，最心折崔載陽所談愛的教育（往往於教室中，對學生大哭起來，學生受感動者不少，但隨學生之淚者，據云只在莫幹生夫人張瑞同女士所辦之約智女中，發現一次，當時他授歷史，保諸三國時關羽，張飛，孔明三人結局一段云，至若令學生拍掌大笑，則日演多次不厭，故學生聽他授課，無不精神加倍，缺席者甚少，傷心人亦一教育家也），及冰絃所主張的新習，中，外合璧，（冰絃有一篇國文題之研究，見 埠養正校刊，民六，七月一日第四號）傷心人視若拱璧，眞作文金針也，文生容日抄出發表爲國文教師者，不可不一讀也——故冰絃題「明日的教育」五字給他，他時時拈鬚微笑曰：「冰絃先生得我心（他與冰絃接近最多時，他向述於詞章，與腐儒差不多，來港後數年，才改變作風，現在他的頭腦，比青年還新，殆物極則反歟？）我當懸以爲座右銘也。」

傷心人

（廿六）



他對於數學，修養也很到家，但往往自作聰明，刪改書本定理，（他數學著作有幾何學，數學一得，而不出版，據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讀書等於飲，食，著作等於排洩，排洩穢物也，以餉人，人何以堪？」怪論亦的論也。文學，說部著作很多另詳）又能於三數月內，把高，初中數學課程，全部講完——是對於專科生的——時人號爲「打針先生」。他不以爲爲片，但學費殊昂，有每月三百五元者，又辦電授班，用電話傳授學術，別校先生，有加入該班者，蓋爲學生者可省跋涉，露宿之苦，（港中教員，有道聽途說者，有所謂豬公教員，是有骨而無肚臍，儉於學者也；有所謂豬鯁教員，他自身修養高深，但做事絕不負責，往往遲到早退

，恃才傲物者也；有所謂太陽陽教員，講衣冠楚楚，一雙墨士也，嗚呼！賢聖賢文，受人奚落，一至於此，可嘆！）爲先生者亦能施教自如，傷心人抓錢，相當有辦法。所謂能鯨吞而不能蠶食也，他常對人說：一盤蠶豆，蠶量散，蠶量賭，非難。——賭他會利用運遇法，及排列，班次，將蠶豆百二字，分組聯合，集資數千元，由他策劃，向票廠投資，共得首彩三次之多，又與港中英文同學，集合各人月中零用，到澳賭雞，也能以百數十金，而在澳花天酒地者十餘日，所耗盡是向攤館贏來，亦巧技也。文生曾見他的賭博著作，有所謂「雙番梭」、「雙角梭」、「角梭三紅梭」、「穴羅地網」、「定天平」、「七擒孟獲」……等，亦與敗理無干，但把聰明用在這裏，未免可惜。幸他遺產尚可支持，家中有書記多人供他役使，其父忠也神同一性情，相得益彰，故他家中賭博著作，汗牛充棟，他又精神勝人，現在六十衰翁，尚能夜以繼日，工作不倦，而工作時間，又以夜半爲與奮，每晚十二時後，開始工作，改課文，編講義，還文債，寫來往信件，全在這時候清理的，他可以一氣工作至天明，臨洗後又出外上班去了。（張文生）四〇・三・一七

傷心人

傷心人

楊洋客



(廿七)

但在工作中，口中不停咀嚼着零食，如花生米、巧力糖、鮑魚、蝦米、牛肉乾……之類，在五年前時，他還手中不離酒杯，爲文時隨飲，醉後得着二三

警句，則狂笑高歌，不知擾人清夢，寫到情切之處，又往往淚下汎汎，所寫稿又不發表，祇知舒發一己性情，不知身外何有？一日在新界買得斗酒隻雞，返家時兩人開酒痛飲，不覺頽然大醉，午夜，傷心人宿酒半醒，摩挲醉眼語予曰：「天地之下，何爲祇留你我兩人？我們不能耕且爲也，可奈何？」言已，又酈聲大作，豈酒後作夢麼？抑有感而發也？

其後民治黨領袖趙昱，司徒美堂到港，他與中山周守愚先生同飲於酒家樓，互述近狀，周知傷心人左目將殘，勸之曰：

「我的無爲應酬，是很多的，但三年來煙酒未嘗沾人唇舌，你爲健康關係，戒酒是不容緩的，況一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見左傳齊侯宴陳敬仲，強人作牛飲者，惟桀紂爲我然，友朋無此權力，無此理由，拒不受命，無敢加以非議也，一傷心人自受周守愚先生忠告，至今已三數年，眞與酒杯絕緣矣。」

傷心人之異相

傷心人癡月時，其在刑部服官之伯伯，適由北平南返，洗塵之宴才罷，羌酌之請東又來，忠亦紳亦農，有財有勢，當時政中物價，異常低廉，香蕉每担，價僅小洋數角，忠將香蕉風乾爲脯，以蕉脯納米酒中，凡釀酒材料數最，爲酒十分之一，忠以蕉脯係由自己田園得來，每酒埕皆酒脯各半，朔月時所飲之酒，味與醴醪無殊，舶來品不敢望其肩背，傷心人好飲烈酒，謂華北之汾酒，高粱，遠勝白蘭地與威士忌奇萬倍，若嫌以其力過猛，可以用玫瑰露或五加皮等，與鮮橙汁混和，冷藏而後飲之，則海暑盡消，飄飄欲仙矣，劉恰同道，盡一試之，方不至口福不全也。

傷心人 驚洋客

(廿八)



但據衛生家云：酒中蕉脯過多，對於牙齒有碍，假如多飲此酒，則牙不脫自脫，自然狗鑿大開，時忠所釀蕉酒，不下數十，除席上所耗，所餘尚多，酬酢時將所藏大量送與戚友，聞飲後而仿製而請益者，大不乏人，我非酒徒，不至逢齣車而流涎也。

彌月之日，忠有至友黃麟瑞由港來（他係港三連洋油公司買辦），他善相人術，而大智若愚，人不知其爲子卿，唐舉也，該中隱紳大戶，爭就教於黃，以占吉凶，今既由港歸來，不妨乘便請教，遂謂黃一相傷心人、黃之相術，與別人不同，受

相者若能視其全身，則經黃一瞥之後，言吉凶窮達，他日必萬事可靈，至要不爽，忠命僕靈去乳兒襁褓，裸置於黃前，黃遍視全身，慨然對忠曰：「令郎聰明英俊，他日必能騰達飛黃，封侯大員相也，但羊杜風流，當其江雲對擁中丞節時（王世貞送周元文巡撫江西詩）定留下不少韻事，但其性好大喜功，輕身冒險，明知難得良果，依然努力向前，擲虛耗以黃金，恐其勞而無功，事業終成泡影，結果與年驚無異，（年行軍不廢女色，每擁愛妾自隨，一夜嚴寒年擁妾調笑曰：如今始識書生貴，臥聽元戎報五更，一盞牛之守夜遜卒，係元戎也；其妾曰：天下好惡書一，且食色性也，好逸惡勞勢也，將軍知溫香軟玉，元戎何獨不然，年聞言，拔劍出帳，執邏者察之，竟非元戎，明日升帳，立斬元戎以殉，年因婦言而殺一士，長舌婦罪不容誅，而謀及婦人者，更宜其死矣。」

傷心人

驚洋客

(廿九)



且相令郎之背，其脊有一傲骨，由尾闕直達頸椎，他必盛氣凌人，恃才傲物，其相與晉之智伯略無異（見戰國時晉史豫讓報智伯事）智伯以五賢不能整一短，卒以亡國殺身，令郎背有傲骨，腹有彈痕（蓋傷心人腹中膺上，有黑色圓印一，黃君謂彈痕指此，天暑曾觀其裸，果然）他日令郎顯達之後，若不功成身退，必遭殺戮之慘，彈痕已預示吾人，欲免此刻，惟有祝髮為僧，託庇我佛宇下，則殺身之禍可免。

你們家中又有一位佛爺，諸君一人佛爺，猶大皆仙，彼漢武秦皇，英名蓋世之聖主也，而敝臨九五，學道求仙，梁武帝聰明之主也，而捨身同寮。世人且有皇帝想升仙，是成仙乃為人之最高峰，與外感教士所稱天堂無異，否則失之交臂，他日有不堪設想者矣（傷心人之佞佛，與洪兆麟交，特添，以此）。

忠以傷心人為長子，安能令其捨身招提，日預言無憑，將來是否應驗，倘在不可知之數，而目前所生之子，變了想而復失，忠無迷信之心，即梅族父老，亦極力反對。

黃氏沉思良久，曰：「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掌珠視之，宜也，但釋迦牟尼，固印王之太子也，為求至道，薄天子而不為，清年大將軍之父，不聽忠言，棄堯終受顯戮。」

傷心人 黎洋圖

(三十)



老兄年才弱冠，他日錦繡瓜瓞，定當關玉盈庭，捨身爲人，當仁不讓，爲己求道，捨身即所以保身，策之上焉者也。苟其依依不捨，當求補救之方，世俗買人代身，亦在所常有，你對於金錢，絕不計較，千金市駿，良駒當通騎而來，不過你們對代身者，要有特殊恩惠，校中之光玉大師，就是傷心人代身和尚，每年例有津貼，僧帽，僧鞋，香油，……等物送去，所謂沽方外緣歟？以「出家的兒子」視之，與令郎同等待遇，力稱我佛寬親平等之旨，令公郎既有人代表事佛，我佛降以臨祥，須知佛法無邊，可使人潛移默化，立廢振懣，濁者以清，即使前生失檢，可于今生贖之，罪孽既已減輕，前程自然遠大，可以無災無難到公卿矣。一蘇軾詩云：「但願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的是善世良方，若大路鋒芒，……？

殺身之道也。昔有某少女出國，母持其踵送之，曰：「在家容易出家難」，實言爲婦難也。你在家驕縱成性，一旦出爲人婦，其何以自處乎？」女曰：「凡事勝人一着，自然遠至通安，夫家媳婦若干人，實事勝她們一着，則媳婦羣中之最賢者爲女，自然翁姑憐惜，夫婿寵若專房，如此則鄉黨稱賢，可以無負吾母矣。」其母曰：「危哉！此自殺政策也，你聞之乎？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見詩大雅板蕩，「高校受風，你爲翠娥集矢之的矣。」女曰：「然則何如而可？或既不流芳百世，其將遺臭萬年乎？率性而行，役姑如僕，女固優爲之也。」母爲之戚然，涕泣而告女曰：「凡事中道而行，勿戒過猶不及。」孔聖云：「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凡事標奇立異，好事者之所爲，家庭管係至親，務須以誠相見，溫暖，寧靜，齊家之良方，出勝制奇，勾心鬥角，敗家之先兆。凡事無咎無譽，庸庸便是厚福，打油詩云：「前人騎馬我騎，自比前人確不如，回頭還有推車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知此便爲賢媳婦矣。（未完）

（未完）

傷心人

（三十一）



及傷心人年長時，知其事，心中暗笑其愚，但則身中會之時，往往所如輒左，或以中高和寡理論不能實行，一傷心人北走武昌，一傷心人北走武昌，一傷心人北走武昌，一傷心人北走武昌。

國茶王草提成之藥，提成與張之洞，開兄弟，傷心人馬提成世姪，擬乘機以炸端方，黨人以為難行，師復力贊成之，傷心人與師復同進退，有由來也。詳後。或以震主功高，軍機謀其短，落落難合，吾案吾行，此傷心人之坎坷終身也。

但人窮則返本，性孤僻者，只可離羣而索居，故於民元前一二年，他作事獨行獨斷，與黨人漸疏，能制之者，師復一人耳。他云：黨中人才雖多，但品學兼優，而無進行者，唯師復，克強，烈鈞，競存等五七人，其餘蓋與伍，因此開罪展堂，而脫香軍，後民人廣州時，傷心人

傷心人太偏也。辛亥革命未爆發時，傷心人在鄂，回憶黃以之言，以為應在今日，容致腹而言曰：「一好肚皮，誰當刺之？」——效隋煬帝好頭顱誰當斬之？語也——遂請於師復，投身屠殺團，自以從此殺身成仁，轟烈烈！——他時以炸端方不成為恨，詳後！

不宜理想與現實，是不能多少出入的，他於牢騷時，每高吟「美人自古如名將，不使人間見白頭」及「李鴻章十年前死是完人」之句，而日求東死，倒行逆施也。

傷心人之異相，猶不止此，據稱其季父七叔，武夫也，而偉男，強於慾，妻病感女人，且且而伐，苦之。他亦同夢是甘，怨征人之香食冷落，彼則視夫婿如蛇蠍，終夜床第呻吟，于飛甚于被刑；女僕，健婦也，又久旱望雲霓，聞女主人午夜求饒，不禁垂涎欲滴，笑對其女主人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人方望雨霖之時，予人反避之若浼，心以於求者求之不得，供給無缺者又不願受供養，世事矛盾，往往如斯，何如拔起易漢，我暫為你內勞，黑夜調防，彼當不皂也。」未完。

傷心人 驚洋客

(三十三)



女主喜曰：「夫婦道苦，我已飽嘗，縱使味等八珍，多食則厭，何況龐然大物，蓬蓬所不能容。他人以爲長者駕臨，光耀門戶，我則願於招待，不如客去主安，你既無所不容，今晚應付七少，責任在你一人，約計下午九時，七少便中店返，我預早減燈就寢。七少人房之後，我託詞出外更衣，你預早穿上同一衣裳，踮足潛入，登床擁被而眠，七少急色兒，往往單刀直入，對於趨前避後，絕不淡寫輕視。七少既燥然進，開門見山，你便受其惠，及既飽所欲，七少便解帶如雷，我則施施而來，七少亦不知不覺，婢作夫人之事，斷不至即時揭穿，你若甘之如飴，可以重溫舊夢，我非醋娘子，老俗退院，反覺清淨無爲也。」

女僕以得女主人允許，急易衣以待其男主之歸，數鐘繼而甘霖，久困飢渴者，真有捱一刻之感，澤！澤！澤！時針已指九時，俯聞七少叩門，跣足急迎七少於門，門使半開，七少側身而入，室門之重關與否，彼且不問不聞，急步向前，內室在望，牽簾而入，揭帳登牀。七少由街外歸來，目力已失七八，加以暗中摸索，那知爲主爲奴，解帶收金，楚人居然問鼎矣。四〇·二一·廿六